

荒摇江摇女摇侠

第三十四回 两奇人醉闹太白楼 五剑侠同破天王寺

云三娘当玉琴走入林中之时，瞥见后边走来一个矮脚汉子，正想向他问讯。那矮脚汉子一眼见了那匹花驴，也立定了脚步，相视甚切。云三娘便问道：“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矮脚汉子答道：“这里名唤红叶村。我也要问姑娘，是一人来的？还是有什么人同行？”云三娘指着花驴道：“我们两匹坐骑，当然是两个人。还有一位女伴在林中呢。”正说着话，玉琴已从林子里走出。那矮脚汉子瞧见了她，连忙向前奔逃。玉琴已认识他的面目，也就飞步追去。云三娘见玉琴追赶那人，定有缘故。也就施展陆地飞行功夫，帮着追去。一刹那间，云三娘已跑过了头。回身将双手一拦道：“你这厮想逃到那里去？”矮脚汉子刚又回身要望斜刺里走时，玉琴也在后追。轻舒粉臂，将那汉子一把扭住，向地下一摔。咕咚一声，跌得他昏头昏脑。玉琴又把他提起，夹在肋下。对云三娘说道：“师父这里不便讲话，我们仍到那林子里去，倒很僻静的。”说罢回身便走。

云三娘也牵了花驴和她的枣骝马，跟着玉琴走入林中。玉琴方把那汉子放在地上，拔出宝剑指着他说道：“矮脚虎，前次在奉天牢里被你漏网逃去。今番在这里相见，你再也不能逃脱了！”云三娘茫然不知他们究竟为了何事？玉琴便将前事约略告诉一遍。这时金眼雕忽从树上飞将下来，要

啄矮脚虎的眼睛。玉琴连忙喝止，金眼雕只得在他头上盘旋。玉琴心里灵机触发，料想剑秋失踪，一定与这两个贼子有关系的。现在已获其一，不可不问个明白。遂又喝问道：“矮脚虎，你把姓岳的怎样陷害？快快实说！我们特来复仇。你如若不肯说出时，先将你祭剑。”袁鼎慑于玉琴的威逼，又见了金眼雕害怕。暗想那夜没有留心，被那雕逃去，领得人来报仇了。我若不说，性命难保，不如说了罢。遂把那夜剑秋前来庄中厮杀，被贾振武赚入石窟，意欲把他饿死的事，大略告诉。玉琴和云三娘听得剑秋性命还没有丧失，心中略觉宽慰，赶紧要设法救出他来了。玉琴又问起贾家弟兄的来历，袁鼎也约略告知。玉琴便对云三娘说道：“现在白昼我们不便进去，须得守至夜里动手。此间要防人耳目，我们何必不先择一较为僻静无人之处，藏匿了身子再说。免得泄漏了，有误大事。”云三娘点头说：“是。”玉琴遂从袁鼎身上解下一根带子，将他一把提起，缚在花驴背上。云三娘牵了马，两人一同望林后走去。

前面正有一座山峰，愈走愈觉荒野，幸喜没有人遇见。走了一大段路，只见山坳里有一座荒废的火神庙。两扇破败的庙门，只消将手一推，便倒在两旁。玉琴回头对云三娘说道：“这里可藏身，不如入内憩息何如？”云三娘道：“好的。”于是二人牵了驴马，走进庙中。金眼雕也跟着飞至。庙内一个大院落，长满着丰草，路也几乎不好走了。左边有一株大树，玉琴把手一指，雕便飞到树上去。玉琴说道：“金眼雕，你在树上躲一下吧。夜间好教你主人出险。”云三娘把马牵到树下拴住。玉琴也将花驴系在一起。将袁鼎解下，夹在助下。披荆拂棘，和云三娘一同走到大殿上。那大

殿业已破坏得不象了，窗户都没有，屋顶也有几处穿漏，西边的墙头早已倾圮。殿上除了几尊破头缺足的残余神像外，一无所有，那里容得人坐息。云三娘向两边一看，瞧见右首殿外有个大石磴，面上倒很光滑，遂走过去，卷起双袖将那石磴轻轻掇起，回至殿上，放在正中。对玉琴说道：“我们借着坐坐罢。”玉琴把袁鼎抛在旁边，走过来和云三娘一同坐下。袁鼎被玉琴缚住，心里又气又恨。自思今天合该倒霉，瞒了庄中人，独自到我的姘妇家里去送她银子。她本留我住在那里，偏偏我又要走回来。遂遇见了这两个女子。姓岳的虽已被囚石窟之中，而那女子是他的同伴，又要前来相救了。现在我被他们擒住，又不能逃去报个信儿，让庄中人知道，好有防备。且不知他们要怎样摆布我呢？袁鼎心中焦急万分。而玉琴和云三娘谈谈说说，颇不寂寞，不过肚子里觉得有些饥饿罢了。

这样捱到天黑，玉琴、云三娘又闭目养神，不言不语。坐了一刻，云三娘立起身来说道：“我们好去了，金眼雕可以带着同去。至于那两匹坐骑，只好请他们在这里等候了。”玉琴点点头道：“很好。”遂又亮着宝剑，对袁鼎喝道：“矮鬼，我们现在要走了，你须在前引路，到你们庄中去，不得误事，方才饶你性命，尚有违抗，我手中的剑便不能宽恕你了！”袁鼎在黑暗中瞧着明晃晃的剑光，心里已有些着慌。玉琴又将剑在他的脖子上一磨道：“你答应不答应？”袁鼎不得已说道：“答应了。”玉琴正要挟着他走，云三娘道：“这厮手里又无器械，谅他也逃走不脱的。不如放他自走，免得挟着嫌累堕。”玉琴点点头，便把袁鼎身上绳索解去。喝他立起来，在前先走。袁鼎不敢违拗，觉得手足

麻了，舒展几下，透一口气，才回身走出庙门去。玉琴和云三娘在后紧紧相随。玉琴口中胡哨一声，即见一团黑影飞过头上去，金眼雕也跟他们一起走了。玉琴催着袁鼎向前快跑，毋如袁鼎只是拖水带泥地走得很慢，捱磨着时光，玉琴觉得有些不耐。金眼雕只是在前面空中回旋，翅翼扑扑之声，似乎嫌他们走得迟慢，玉琴心中忽有所悟，便对云三娘说道：“那雕既会引我们来此，必然识得庄院。我们何不由他试试，强如这厮跑得这样迟钝。”云三娘道：“好的。”玉琴便伸手把袁鼎抓起，夹在肋下。说道：“你这厮敢是生了足疾，这样跑不动路，待我带你走罢。”二人遂跟着金眼雕前行。雕飞得快，人也走得快，不多时已从荒野间走进村里。袁鼎被玉琴夹着走，一只左手散在外边没事做，鼻子里闻得一阵阵芳香，玉琴的腰里又是软绵绵地，他的身子正贴个紧着，不觉心中痒痒地动了欲念，忘记了自己的危险，竟自想入非非，将玉琴和自己的姘妇比较，更觉玉琴可爱。不知她有没有丈夫？是处女呢？还是少妇？但瞧她情形，十分倒有九分象没有嫁过人的少女的。可惜她不爱上自己，否则倒可大乐一乐咧！思至此情不自禁，一只空着的左手，先向玉琴腰眼边一擦。玉琴急于跑路，还不十分觉得。袁鼎见玉琴不响，他的色胆渐渐大起来，又将左手慢慢儿的伸向玉琴胸前摸索。玉琴才觉怪痒的一下，低头一看，瞧见袁鼎的手，不由大怒。右手把剑向下一插，抓住了袁鼎的左手，只一拧，只听咯嚓一声，袁鼎的左腕已脱了骨臼，痛得他大叫一声。玉琴又把他的右手倒转来一并夹住，喝道：“你这厮休要不识时务，再挣扎时，我就结果你的性命！”袁鼎果然忍着痛不敢复动。玉琴拔起了剑，仍望前走。云三娘在旁瞧

得清楚，不觉笑道：“这厮真是可恶！带了你走，还要不耐烦。换了我时，早把这颗贼头拧下来了。”

二人且说且随着金眼雕走。只见前面有一座大庄院，赫然显露，金眼雕已飞进墙内去了。二人抬头一看，见墙上满刺着尖刀，很难飞越。玉琴便问袁鼎道：“你快老实说！这里是不是贾家？”袁鼎道：“正是的。”云三娘倏的飞起两颗银丸来，银光回旋了一下，墙上的尖刀都已削平，二人这才跳上高墙。见里面乃是后院，前边一间间的有不少房屋。二人轻轻跃下，玉琴放了袁鼎，将真钢宝剑架在他的后头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休得声张，快快引我们到那石窟处去。如要执拗，你这颗脑袋便要切掉！”袁鼎此时已在玉琴掌握之中，不敢倔强，只得引导着二人转弯抹角地向前面行去。走至一条回廊边，有两扇漆漆的门，上面锁着一把铁将军，袁鼎回头说道：“就在这里头。但是门已锁上了，走不进去。”玉琴笑笑，立即上前把剑一挥，锁已落下。正想走将进去，背后更锣响，忽然来了两个更夫。玉琴等急切没有躲处，抓了袁鼎倏地跳上屋面，要避过更夫耳目。幸亏那两个更夫转弯而走，没有走到这边来。玉琴等遂又跳下，疾忙推门而入，仍把那门掩上。见门里乃是一个小小花园，一堆堆的玲珑假山，叠得甚是奇巧。月光映着荔枝小径，寂静得很。袁鼎引着二人走上假山。玉琴恐防他要有什么变动，一柄真钢宝剑紧紧贴在他的颈上。到得假山上，袁鼎在一根石笋之后，将机关拨动，即见假山中间顿时现出一个石窟穴来。俯视窟中甚是黑暗，不知有几许深。云三娘便问道：“姓岳的可在里面么？”袁鼎点点头。玉琴扬着剑说道：“那么你快些走下去，将姓岳的唤出来，我们自当饶恕你的狗命。”袁鼎被

玉琴威逼着，无可如何，只得大着胆子，从石级上走下窟去。方欲呼唤，不料早被剑秋在暗中狙击，立刻倒地而死。玉琴听得下面“哎哟”一声，接着咕咚跌下去的声音。知道剑秋不知底细，在那里动手了。”自己也不敢下去，深恐暗中或有误伤。遂俯身窟边，轻轻喊了一声。剑秋听得出是玉琴的声音，说不出的又惊又喜，又呆又疑，难道是做梦么？不是的！明明有一个死尸躺在脚边。但不知何人为我所杀？不要害了好人！于是他遂答道：“上面是玉琴师妹么？剑秋在此！”玉琴听得剑秋声音，不由大喜。便又唤道：“师兄快快出来，我等特来援救的！”

剑秋遂将宝剑点着石级，一步步地走到窟顶，踏上假山。好如禽鸟离笼，虎兕出柙，顿时恢复了自由。月光中瞧得分明，但见玉琴反握着宝剑，立在他的面前。娇靥上似有一种特别神情的表示，似怨非怨，似恨非恨，又似惊喜。总之她满怀的情绪，此时一齐由郁而发。而当着云三娘的面，又不便如何申说，只好先待剑秋开口了。剑秋又见云三娘立在玉琴身后，不胜诧异。便向她拜倒道：“离别多时，吾师从何而至？玉体可康健？”云三娘微微笑道：“此天机也！我与玉琴中途邂逅，又有神雕引路，遂到这里来了。这都是玉琴诚心救你所致。”剑秋便对玉琴致谢道：“多蒙师妹千里迢迢，特来救助，使我不胜感激，以前之事千乞海涵勿责，现在我知道你的心了。”玉琴听到他说“现在我知道你的心了”这一句，暗想原来你一向还没有知道我的心啊！眉峰之间，顿现怨恚。剑秋又接着问道：“但是我真不明白，你怎样也会赶来呢？”玉琴方欲回答，只见那边小门里“呀的”开了，杀出许多人来。前边有个月亮洞门，也已突

然开辟。同时灯笼火把，两头拥出不少健儿。原来他们方才瞧见的两个更夫，不多时从别处兜将转来。见硃漆门上锁已断落，门也虚掩着，知道事情不妙。便去唤起庄中众人，同捉奸细。贾振武和唐闾率领庄丁从这门里杀出，贾振威从月亮洞门杀入，取两面包围之势。早见二人立在假山之上，月光下看得十分清楚。贾振武大喝一声道：“那里来的婆娘？敢到我们庄中救人。须知贾爷爷的厉害！”玉琴早已舞动宝剑从假山上飞跃而下，一道白光直取振武。振武挥开双刀，紧紧迎住。贾振威挺着白虹宝剑来助。剑秋也使开惊蛰剑跟手跳下，和振威斗在一起。这时仇人重见，格外杀得上劲。飞毛腿唐闾认得玉琴便是以前剑秋的同伴，便摆动两根狼牙棒，跳过来助战。且战且对振武说道：“这女子就是姓岳的同伴，不知她怎样会来救人的？我们千万不要放过！”两人双战玉琴。同时众庄丁也都使开刀枪棍棒，一齐杀上。云三娘依旧立在假山石上，瞧琴剑二人和他们酣战。一青一白的剑光，四下飞舞，沛然莫之能御。暗想二人剑术已进步不少了！但我既已来此，怎能袖手旁观呢？遂即飞起两个银丸，如两点流星，光芒四射，飞入众入围里。旋转一下，飞毛腿唐闾当个正着。只见两个银丸在他的颈上一转，他已身首异处。银丸随又环绕数下，四五个庄丁早又头颅飞去。贾振武正和玉琴剧斗，见唐闾授首银丸之下，心中未免吃惊。又见银丸向他头上飞来，不觉手忙脚乱。被玉琴逼开双刀，一剑直刺入他的胸窝里去。大叫一声，血雨四溅，立刻倒地而死。

贾振威见他哥哥已遭惨死，自己又被剑秋紧紧逼住，不能相救。又见银丸扫荡处，如秋风振落叶，众庄丁一个个倒

在地上。知道今天遇见劲敌，自己倘然不走，也要遭殃。遂即将手中白虹剑，使个狮子搏兔势，拨开剑秋的青光，一剑向他头上劈下。剑秋急还剑抵御时，振威已得个间隙，跳出圈子，跃上花墙，便望后面逃走。剑秋追去，玉琴见了不放心，也就挺剑同追。二人跃登墙头，循东追了十几步。振威已飘身落下，乃是一个后园，比较前面的广大。琴剑二人也追将过去，但是追得很慢，恐防再中他的诡计。这时忽听头上泼刺一声响，那头金眼雕也追上来了，直飞前去。玉琴指着雕道：“好雕，好雕，忠心的金眼雕，今晚须帮助你的主人把仇敌捉住！”言犹未出，只见贾振威已逃至一个水榭侧边。忽地回转身来，手里不知握着什么东西，向上高举起来。此时金眼雕已展开双翼，飞到他的头顶，方将望下扫击。突有一团烈火，直扑金眼雕翼上。金眼雕不及躲闪，右翼早着。才想远避，接着又是一团火焰，射中金眼雕的左翼。金眼雕两翼都中了火，拉杂杂地烧将起来。只见它怪叫一声，张开两片火翼飞向榭后而去，映得墙上都红了。剑秋说声“不好”！又风振威向他们一抬手，便有两团烈火向他们身上扑来。琴剑二人急忙将宝剑使开，舞得水泄不通。两团烈火都落在地上，接着又有三团火焰飞至，幸亏二人剑术精妙，都不使它近身，一一反射在地下。有一团火焰激射在一株木樨树上，竟烧将起来，把那树也烧成枯木。二人见火焰已灭，定神再看振威时，却已不知逃向那里去了。这就是振威所有的绝技九龙取水。到了危急之时放出，果能抵御敌人。自己便做了漏网之鱼，脱身而去。玉琴对剑秋说道：“好险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”剑秋把脚一蹬道：“大约是火箭吧？唉！我的金眼雕不好了。快快去找它。”二人立即走到

水榭后面，见金眼雕落在太湖石边，身上还在燃烧呢。剑秋急急走向前去，把火扑灭后，细瞧金眼雕已活活烧死，半个身体已成灰烬。剑秋放声大哭。玉琴也不由堕泪道：“可怜的金眼雕，竟中了敌人火箭而死。我们快去找觅那贼子！”二人兜转身在廊下找了几个转弯。花木幽深，路径曲折。月光自树间漏入，地上好似铺满着散银。那里有个敌人的影踪呢？剑秋道：“想那贼子早已逃走了。我们不要又误蹈什么机关，不如回到外面去罢。”遂回转水榭边，提起那烟余的雕儿，一同回身走到外面。

早见云三娘已生擒住两个庄丁，正在询问。因为云三娘不忍把他们尽行杀戮，早把银丸收转。擒住两人，向他们盘问庄中情况。其余的都乘机逃生了。云三娘见二人回来，便问可将敌人追着？一瞧剑秋手里提着的死雕，不由大惊。剑秋便将自己和玉琴追赶贾振威，金眼雕中了火箭而死的情形奉告。云三娘也连呼可惜。庄丁在旁说道：“这是贾二爷发明的一种暗器，名唤九龙取水。能将敌人烧死，厉害无比。花园后面有一个秘密隧道，可通村外。这是庄主特地掘下，以防不测的。大约二爷就从那里逃去了。可是他们严守秘密，我们都不知怎样开放的。”玉琴听了便道：“那么我们快去寻那隧道。”说罢拔步要走。剑秋将她一把拉住说道：“算了罢。此时他已走远，我们也追不着了。他日或再有相见之日，我必要代金眼雕复仇！”玉琴便将自己追上昆仑，途遇乐山、乐水二师兄，方知剑秋已到山东，遂即赶来，巧遇神雕引路，重逢云三娘，活擒矮脚虎，一同到此相救的事情，告诉与剑秋知道。自己一肚皮的怨气，当着云三娘之面，不便发泄。只说：“师兄要走，怎么不告知一声？

好同上昆仑。现在反致闹出这岔儿。”剑秋却向玉琴赔罪道：“师妹你要原谅，都是我的不是。我因一时性急，思想谬误，以致有此举动。千乞师妹原谅！”玉琴听他说了两个原谅，也就微笑无言，把前嫌消释了一半。云三娘在旁听他们二人讲话，虽不知底细，心里却也有些明白，只是拈着樱唇微笑。剑秋回过头来，向云三娘说道：“现在这里死者死，逃者逃，我们怎样发落？”云三娘道：“我们且到后边搜搜看，可有什么别的发见？”琴剑二人齐声答：“不错。”

三个遂燃着火炬，向里面内屋走进。剑秋一边走，一边向玉琴说道：“想不到在奉天东海别墅捕了一回鬼，被那两个贼子依旧免脱，遂致今番又有红吐村一幕恶斗。那个飞毛腿唐闯已死于云师剑丸之下，只是还有那矮贼，既被师妹擒住，现在却在那里？不要也被他漏网逃去！”玉琴听了，格楞一笑道：“他此时早已命归黄泉，再也不会漏网逃生了。师兄你好糊涂，你在石窟之内所杀的是谁么？若没有他送死，我们怎能知道这机关呢？”剑秋方才大悟。笑道：“原来是他，杀得并不冤枉啊！”三人走至后边楼上，见有几个妇人小孩，躲在暗里。见了他们，只是吓得索索地抖。云三娘道：“罪人不孥，我们不必去惊动他们。”转到后一层楼上。见有一间精美的阁子，上面有一蓝地金字的小匾，写着“藏珍阁”三个隶书。云三娘道：“方才闻庄丁言，贾振武爱玩古董，常向富贵人家盗取。我们不妨进去看看。”剑秋遂飞起一脚，将门踢落。一脚踏进去时，忽然豁刺刺一声响，门左右伸出四把挠钩，向他身上钩来。剑秋避得快，没有钩着。不觉笑道：“原来里面还有这种玩意儿呢！”玉琴过去将剑一挥，四把挠钩都已削做两截，落在地板上，没有

用了。三人把火炬高照，十分小心地走进阁中。四边一看，见有各种紫檀的大橱，雕琢得非常精细。橱里一层层的错综排列着许多珍奇古玩，都是价值连城之物。什么白玉马咧，翡翠抓咧，象牙船咧，珍珠塔咧，真是象犀珠玉怪珍之物，无一不有。三人一路观看，如入山阴道上，目不暇接。暗想贾振武费尽心机，巧取强夺，聚集了这许多古董，现在他一命呜呼，不知又将落于何人之手了？云三娘一眼瞧见东首一座六角式的橱中，陈列着两件东西，触入她的眼帘，连忙过去取在手中。琴剑二人走来看时，见是一柄翡翠琢成的宝剑，只有五寸多长，通体绿得如碧水一般，十分光滑。还有一件是四寸左右长的玉琴，全用白玉雕就，古色古香，令人爱不忍释。云三娘带着微笑，对二人说道：“不义之财，本当不取。只是这两件宝物，他日我自有一个用处，暂且取了藏在我处罢。”遂即安放怀中。二人也有些会意，却未便启齿。

三人又到复室中看了一遭，依旧照着火炬，回到外面。只见那两个庄丁还伏在一边没有逃去。剑秋便喝令他们先将厅上所悬的灯一齐点明。又对玉琴说道：“我在窟中好久没有进食，肚中实在饿得荒了。你们如何？”玉琴道：“我和云师也是一天没有进餐了。”剑秋点点头，便请云三娘和玉琴坐在厅上。他就押着那两名庄丁，教他们引导到厨下去。搜寻出许多火腿、板鸭、腌肉、干菜等食物。喝令他们淘米煮饭，监视他们急速把饭煮熟。又把火腿等蒸熟了。一齐搬到外面厅上去，三个人饱食一餐。剑秋吃罢，顾视着地下的死雕，又叹了一口气。

那时已有三更过后，将近四鼓。剑秋就问云三娘道：

“我们做了这一回事，将如何发落？”云三娘道：“这却不比韩家庄，不必请教祝融氏了。我想此地大概属于邳县管辖。我们只要到邳县投个柬儿，让他们来照盗案办理也好。”剑秋道：“我师说得有理。那县令衙门在何处？现在闲着没事做，我就去跑一趟罢。”玉琴指着庄丁说道：“问他们便可知晓。”剑秋喝过一个庄丁来问询。方知邳县衙离此有七八里之遥，在红叶村的东南方。剑秋遂索笔砚纸墨写了一张纸条。大意说明贾家弟兄为坐地分赃大盗。此番遇到行侠仗义者流，把他们杀死。只有贾振威一人漏网。家藏古董，价值约在数百万以上。即请官中严办此案云云。把来折叠好，塞在怀中。回头对云三娘和玉琴说道：“二位稍待，我去去就来。”云三娘点点头，剑秋便走出大厅去了。玉琴和云三娘坐着闲谈以前的事情。玉琴又讲起夜探天王寺的一幕，说四空上人的飞刀委实厉害，要求云三娘帮助同去破灭。云三娘道：“我和我的余师叔也有此心，所以余师叔早已北上了。现在你和剑秋由分而合，即可一同前去。寻到余师叔，再去破天王寺。饶那四空上人怎样本领高强，我和余师叔总可对付得过。至于其他小丑，你们二人尽足够收拾去了。”玉琴闻言，甚为快慰。谈谈说说，四更过去。将近五更，只见剑秋已跃入厅中。对二人说道：“我已找到那县衙。在那县令与他夫人正寻好梦之际，把小柬投入他们房中的桌上了。明早官中当有人来处置的。”

三人又坐了一歇，见东方发白，天色微明。云三娘立起身来说道：“走罢，我和玉琴的坐骑还在村口火神庙内呢。”剑秋道：“等到师父和师妹的坐骑取得之后，我也要官渡驿走一遭，把我的龙驹取回。又不知那个姓夏的有没有走

呢？”遂提起死雕说道：“我们走罢。”三人一边说，一边走至大门。开了门出去，很快地走向火神庙。等到日出时已到庙中。玉琴过去把那花驴和枣骝马牵出来。云三娘道：“我们两人都有坐骑，剑秋却没有。跟着同走不象样的，不如一同步行罢。”玉琴道：“不错。”剑秋道：“路途不远，我打前引导。”依旧提着那死雕前行。玉琴笑道：“师兄不是痴了么！那雕业已死了，随便掘土葬了也好。你只管提携着做什么？”剑秋叹口气答道：“那金眼雕虽属禽鸟，跟随我长久，很有师弟之谊。十分义气，又是十分勇敢。此番我中了奸人之计，堕落石窟，若没有那雕逃去，途中遇见师妹，引路至此，那么我不是即要饿死在那窟中么？不幸而中贼人的暗器，死于非命。我心中的悲伤，好似死掉了一位亲爱的朋友一样。所以我想觅一块好好的地方，把他埋骨才是。”玉琴听了，想起以前自己在螺蛳谷，中了风姑娘的诡计。也是那雕来救我的，想不到它虽一鸟，能够有这勇气，很忠实地救了我们二人的性命，而我们反不能保护它，岂非对不住它呢？死而有知，能无怨我们呢？想到这里，心中也觉得一阵伤感。

将近午时，三人走到官渡驿旅店之内，进去询问。方知夏听鹞因为那夜剑秋一去不回，凶多吉少，心中非常盼念，已呈请地方官厅捕查盗贼。仍和眷属留在这里，没有回去，要想等个水落石出。谁知地方官畏盗如虎，一纸公文等于虚行，到那里去认真捕盗呢？现在听得剑秋回来，不由大喜，连忙出见，叩问无恙。又见同来两个女子，英秀动人，十分惊奇。剑秋见自己房间还空着，便命店小二开了房门。放下死雕，让夏听鹞和云三娘、玉琴一同入内宽坐。店主人为了

此事，也极挂心，跑来相问。剑秋不欲直说，恐惹多事，也就草草回答了几句，含糊过去。店主人恭喜一声，退出去了。剑秋对于夏听鹞也告诉了个大略，没有细讲。夏听鹞听了，非常快慰，并谢剑秋援助之德。不过听说剑秋心爱的金眼雕为了主人，竟牺牲了性命，也十分悼惜。谈不多时，午餐将届。夏听鹞特地吩咐店中预备好一桌丰盛的酒席，宴请三人。三人也不客气，一同坐下饮酒。剑秋又将云三娘、玉琴的来历介绍与夏听鹞知晓。夏听鹞愈加敬佩。畅饮多时，夏听鹞方才别去。回到自己房里，把这事告诉他的家眷知道。妇女们也是好奇心重，时时蹑足探头来窥望这三位奇人。

剑秋又唤进店主来，向他说道：“我的爱雕死了。我要得一靠山的好地方，把它埋葬，代它建筑一个小墓，以为纪念。不知道这里附近可有相当之处？”店主答道：“云龙山下旷地很多。先生如要购买，我可介绍。”剑秋道：“我因急于北上，不及办这事。我的心里想要拜托店主代我办妥，费神之处，自当重谢。”店主带笑答道：“这些小事，何足挂齿。先生如相信我，要我代办，自当效劳，决不僨事。”剑秋道：“承蒙惠允，再好也没有了。我就把这死雕交给你，将来墓前可以竖立一块小碑，以便认识。碑上请刻‘义鸟金眼雕之墓’七个字，千万勿忘。”店主人诺诺连声。剑秋遂从怀中取出一锭五十两纹银，交与店主。店主收了，提起地下的死雕，告辞出房而去。剑秋不胜咨嗟。玉琴虽幸救得剑秋性命，而一头义勇可爱的神雕，在此役中活活牺牲，岂不可惜？云三娘也是呼惜不止。这夜三人遂在这旅店中住宿。商议定夺，明天一同北上，要去破灭天王寺。

晚上夏听鹞又过来闲谈，剑秋即命店中治盛饌还请他。夏听鹞谦谢再三，方才入座。席间谈笑风生，各尽其欢。夏听鹞邀他们三人一同到吴王台畔，游鉴姑苏风景，泛舟荷花荡，驰马天平山。剑秋回答说：“我们因有要事，即日北上。他日有缘，当来吴门拜谒。”直饮至三更始散。

明日一早，剑秋等三人起来，紧要动身。唤店主开帐，以便付钱，谁知夏听鹞已于昨夜代他们一齐付清了。夏听鹞闻声过来送行，剑秋不欲他破钞，一定要还他。夏听鹞那里肯取，推让一再，剑秋只得说一声“叨扰之至，我们后会定期，前途珍重。”三人遂和他点头分别。店主人也来送行，剑秋又叮嘱他好好埋葬那雕。店主答应道：“请先生放心，我一定尽力去办。他日先生路过这里时，我当引导先生们去观看的，决不有负雅嘱。”三人走至店外，店小二牵过三人的坐骑来。剑秋把行李放在龙驹上。三人向夏听鹞和店主人又点点头，还身跨上坐骑。鞭影一挥，二马一驴驮着他们的主人，展开长蹄，飞快地向东北方官道上跑去了。夏听鹞等剑秋等三人走后，也就携带眷属，遑返苏州。

云三娘、玉琴、剑秋三人在途中早行夜宿，望京师进发，一路平安无事。山东道上也没有遇见什么响马。一天将近德州，落日衔山，野风怒啸。却见对面尘土滚滚，有两骑疾驶而来。剑秋对玉琴说道：“这两骑来得突兀，莫非响马来了？”玉琴微笑道：“怕什么？至多一场厮杀而已！”一边说，一边掣出真刚宝剑。剑秋也将惊蛰剑出了鞘。三个人勒马而待。一刹那间，两匹马已到身畔。马上骑着一个蓝袍少年，和一个紫衣少妇，剑秋仔细一瞧，不由欢呼道：“原来是天豪兄，剑秋、玉琴在此。”那两骑闻声也已停住。玉琴

跟着一看，果然是李天豪和他夫人蟾姑。此时李天豪夫妇也瞧见琴剑二人，一齐跳下马来。玉琴、剑秋、云三娘也下了坐骑，一同相见。蟾姑握着玉琴的手，互问别来无恙。剑秋遂介绍云三娘和他们认识。天豪夫妇风闻剑秋讲起他的师父云三娘剑术如何高妙，景仰已久。现在见了云三娘的面，见三娘年纪并不甚高。望去如二十许丽人，玉靥微笑，姿色清丽。不觉更为倾倒。剑秋遂问天豪夫妇到哪里去？宇文亮和莲姑等近状如何？至以为念。李天豪叹道：“不要说起。自从你们二位去后，宇文亮娶了两个姬妾，是察哈尔地方的蒙人，十分妖冶。宇文亮得了那两个，天天饮酒作乐，无复有远大之志。龙骧寨中事务都由我一人劳心调排。还有我的小姨莲姑，招了一个丈夫前来，那人姓杨，名乃光，别号一阵风，本是飞行大盗，在山西潞安一带很有势力，本领也确乎不错。莲姑在外自己结交得来的。但是我看他生性淫悍，不甚归正，不是正正当正的侠义朋友，因此我和他的感情也很淡薄。此次我们特地南下，要到漳州厦门一带去访问一个朋友，此人是我故交，现在那边密谋革命事业，声势很大，所以我们要和他联络，不得不亲自走一遭。想不到在此遇见二位，不胜快活。不知二位以后可有暇到我们寨中盘桓数天，随时指教。”剑秋也将自己和玉琴同返荒江，回到此间的经过，略为告诉一遍。且言山海关外螺蛳谷，现在袁彪夫妇等盘踞，秣马厉兵。他日可与龙骧寨一同联络，以厚兵力。天豪听了甚喜，要剑秋极力介绍。剑秋应允，缓日当领袁彪夫妇到龙骧寨来相见。又言此番北上，将赴张家口，想把那罪恶之藪的天王寺破去，为地方除害。李天豪顿足道：“可惜我们急于南行，不然很愿追随你们一起去。”剑秋道：“贤